

模範軍人胡宗南(二)

費雲文

經營隴南 氣象一新

中率師前往甘肅天水，途經紫柏山下，懷念古人張子房與諸葛亮抱治世之奇才而能竭誠効忠其元首劉邦、劉備，一切以戡定禍亂，造福人民為前提，不作個人權利之爭，用能建國安邦，開創功業，再撫察當時黨內情勢，不禁油然感慨。乃召集部屬官長訓諭說：

「汪精衛自命為第一流政治家，而不肯與委員長合作，自民國十六年為共產黨所利用，造成

寧漢分裂後，又構煽唐生智、馮玉祥叛變。究其用心，不過為個人私慾，全不為國為民，亦非真正革命，實行主義。充其私心，不幡然悔悟，必至更造成對國家之不利，吾人必須以全力擁護領袖，完成國民革命，或可免於未來之禍患。今過紫柏山下，緬懷張子房、諸葛孔明之功業，彪炳史冊，而其高風亮節，一片真誠，為國為民之心，尤為吾人所當效法，願各同志深識其意」。

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建立根據地（簡稱「通南

巴」基地）。胡宗南乃將所屬三個旅，作適當配置，除以一個團駐蘭州，一個旅駐天水外，其餘主力，分佈碧口、昭化、徽縣、成縣、略陽等地，防匪北竄。

第一師連年剿匪作戰，官兵亟待充實，而西北交通阻塞，補送不易。胡宗南乃呈准設立「中央軍校西北軍官訓練班」於天水西門外玉泉觀，考選部隊作戰有功、行伍士官及地方優秀學生，施以訓練。轄一個總隊、三個大隊。（共辦四期，二期起增設俄文、藏文班，以作籌邊之需）

兵額方面，胡宗南以為陝甘人民體弱懸家，多吸鴉片，不宜招補，乃呈准在鄆州成立補充團，委託河南省府招募中原籍新兵，派參謀處長林樹恩為團長，施以訓練，分批送甘肅補充。所以

第一師能始終兵員充足，士氣旺盛。

陝甘連年荒旱，民有出賣子女、拆賣房屋者；當民國廿一年追剿經漢中時，胡宗南曾收容流落乞食的男女難童廿餘人，至天水再收數十人；他乃命第一師特別黨部集中難童，成立童子軍，給予伙食服裝，加以管理訓練。後來大部份入「中央軍校西北軍官訓練班」受訓為軍官，其中並

，從此交通暢順無害，郵政也經此以傳達。
隴南各縣，大都為山陵地區，人民困於鴉片嗜好，村寨殘破，道路傾圮，無力修復。胡宗南除命駐軍協助民間，積極修築，務求整潔外，並勸禁人民吸鴉片，田地改種五穀，運販鴉片入境者，皆予驅逐。因此，環境民風，煥然改觀。

此後，凡經隴南者，每有：「入境即知為第一師駐地」之說；各友軍從而仿效，甘省風氣大變。甘肅航空飛行機場，僅有蘭州一處，距天水甚遠，緩急呼應不及。胡宗南乃在天水城郊東校場邊，以兵力力量，修築小型機場；他也每日親臨，參加工作，與士卒同甘苦。僅二月，即告完成。從此，天水東通京滻，西達蘭州，益為西陲重鎮了。

陝甘連年荒旱，民有出賣子女、拆賣房屋者；當民國廿一年追剿經漢中時，胡宗南曾收容流落乞食的男女難童廿餘人，至天水再收數十人；他乃命第一師特別黨部集中難童，成立童子軍，給予伙食服裝，加以管理訓練。後來大部份入「中央軍校西北軍官訓練班」受訓為軍官，其中並

甘肅地瘠民貧，文化、教育、建設皆甚落後，自朱紹良主持省政後，銳意改革，新任天水縣長王義訓，向胡宗南自陳願改革規十一項。胡宗南嘉許他的志趣，乃於第一師特別黨部中成立「地方行政設計委員會」，協助地方政府，推行中央政令，移風易俗，並令王徵籌辦「隴南印刷所」，改進原由縣黨部主辦的油印「民聲日報」，宣傳政令；派李少陵、顏延康負責改進天水中、小學教育，捐助書籍，並舉辦「隴南小學教師訓練班」，利用暑假期間，集合駐區各縣小學教師三百餘人，在天水訓練一月，延聘專家担任敎授，灌輸新知識，並派飛機自京滬選聘教材教具，贈送各校；於是，隴南各縣教育遂有新氣象。

甘肅各地縣政，猶襲清滿舊制，尚無民治氣象。胡宗南以為政治改革，宜從組織與人才着手；乃建議朱主席紹良同意，在天水設立「隴南地方人員自治訓練班」，訓練縣治人員。當招收青年七十餘人，授以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地方自治法規、縣政研究、民權初步等課程；畢業之前，在縣政府、鄉公所實習一月，然後為各區縣政府爭相委聘；對改進隴南政治、實施地方自治，獲益良多。

第一師移駐天水後，盜賊絕跡，夜不閉戶；全師紀律嚴明，購辦民間糧秣、土產，皆以現金支付，每月用於全防區者約廿萬元；因此，地方繁榮。但民間風俗，仍沿晚清陋習，胡宗南每思啓發更新之策；乃于民國廿三年，發起慶祝國曆元旦。風聲所播，各地民衆皆自動組團參加；另一方面，盤據江西的朱毛共軍，被國軍五

屆時，不期而集者竟達三萬人，成爲空前的盛舉。

第一師入甘以後，僅以一團進駐蘭州，民國廿二年孫殿英部由山西入侵，胡宗南曾派第四團增援蘭州，事平後調回。朱紹良主席以蘭州軍力薄弱，不足鎮壓反側，乃商請增加兵力。胡宗南乃將鄭州所訓補的補充兵編成一步兵團，將天水的新兵編成二個步兵團，合編成一個西北補充旅（旅長廖昂），增駐蘭州一帶。從此，胡宗南統轄有四旅十二團。

川甘堵截竄匪 警戒兩廣

異動

盤據川北「通南巴」的共僉張國燉、徐向前部隊，以內線作戰的戰法，擊退川軍田頌堯部的進攻，發展到民國廿三年夏，已有衆四萬人；川軍乃在劉湘統一指揮之下，六路圍剿，仍因協同不够而失利。於是，共軍有進犯昭化、廣元之勢。是年冬，胡宗南奉命率師前往，接替川軍，防守昭、廣，阻匪北竄。乃以丁德隆旅爲主力，另配屬一團兵力，修築工事，儲糧以待。次年元月廿五日，徐匪率陳昌灝、董麻花、張琴秋等悍將，以號稱十萬之衆，傾巢來犯廣元。驅逐匪軍與民衆，冒犯衝突。丁旅以四個團之衆沉着應戰，伺機追襲，激戰七日，擊斃陳昌灝、董麻花。

部署。當以第一師第二旅李文部守岷江大道，第一師獨立旅丁德隆部守岷江以西，第六十師陳沛部守漳臘，阻匪經南坪竄甘肅；獨立第卅二旅王耀武部守平武，防匪回竄川北，西北補充旅廖昂部守松潘、毛兒蓋（一個營），而以第一師第一旅李鐵軍部控制松潘東北郊機動使用，第四十九師伍誠仁控制於漳臘、黃勝關之間爲預備隊。

次圍剿後，突圍西竄，經湘、黔、滇各省迂迴入西康。於是張國燉、徐向前乃放棄「通南巴」，西渡嘉陵江，竄入川西北素稱荒涼夷人居住的茂縣、松潘一帶，企圖與朱毛殘匪會合。

胡宗南奉令率所部四旅十二團之衆入川堵剿。並令他節制第四十九師伍誠仁、第六十師陳沛、中央第一旅鍾松、獨立第卅三旅王耀武等部。

張、徐匪部爲掩護與朱毛會合行動，已先佔領青川要地及摩天嶺天險（即陰平古道），阻胡軍南下。四月八日，胡軍以三團之衆，攻擊摩天嶺；另以輕裝兩營，乘夜師法鄧艾暗渡陰平的故

智，就小道援竹木藤石猿躍攀進，歷半日一夜，突入匪後，呼躍奮擊，匪出不意，遂驚亂潰竄；三團的正面攻擊，也乘勢得手，一舉攻克摩天嶺。

青川之匪，遂燒城逃去。胡軍乘勝追擊至平武，壓迫、徐匪軍退守涪江南岸。

六月，胡宗南至青川、平武，派旅長李文，率第四團爲先頭部隊，入駐松潘，與朱、毛匪軍前鋒遭遇，迎戰於城東白塔山，殺匪數百，匪不

支南竄，李部追至鎮江關，扼守岷江大道。

胡宗南至松潘後，對防堵匪軍竄逃，作必要部署。當以第一師第二旅李文部守岷江大道，第一師獨立旅丁德隆部守岷江以西，第六十師陳沛部守漳臘，阻匪經南坪竄甘肅；獨立第卅二旅王耀武部守平武，防匪回竄川北，西北補充旅廖昂部守松潘、毛兒蓋（一個營），而以第一師第一旅李鐵軍部控制松潘東北郊機動使用，第四十九

處另置重兵，防匪由此北竄，奉復無兵可派。不得已，祇好令西北補充旅抽派第二團的一個營先前往駐守。

朱、毛匪部被阻於鎮江關南，無法越過松潘北進，乃以三千悍卒循草地，猛犯毛兒蓋。守軍營長李日基率部固守，因戰十四日，防地已失三分之二，飲水且盡，仍日夜奮戰，飢疲萬狀，胡宗南派第一師第一旅李鐵軍部前往援救，才得突圍歸來。

匪軍既佔有毛兒蓋，則上下包座關係重要，胡宗南乃急調西北補充旅第二團康莊部全團前往。未及一週，毛匪果然由此北竄。胡宗南再令距離上下包座較近的第四十九師伍誠仁全師赴援，限三日抵達，可是，伍師行軍緩慢，又不設警戒，匪軍乃乘其初至，以夜襲慣技猛攻，伍部大亂。康團也被圍，激戰十六天，傷亡逾三分之一。毛匪乃得竄入甘肅境內。

十月中旬，胡宗南率第一師踏馬橫嶺，經南坪、西固、禮縣，窮追千餘里，乃奉命停止待命。入甘之匪，穿越甘境千餘里，各地駐軍自守不懈，而無迎堵截之師，所以才能從容竄至陝北，與劉志丹合流。

十一月，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五屆代表大會，胡宗南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

民國廿五（一九三六）年夏，兩廣以「抗日救國」為名，組成「國民革命救國軍」，稱兵入湘，公然叛國。胡宗南奉命率第一師的三個旅進

駐長沙，為控制部队，加以防範。旋以事變和平解決，乃于九月奉調回駐咸陽、鳳翔一帶。第一師擴編為第一軍，轄第一、第七十八兩師，補充旅、騎兵團各一；轄兩旅、旅轄兩團。胡宗南

任中將軍長兼第一師長，副軍長范漢傑，參謀長於達，第一師副師長李文，七十八師師長丁德隆。補充旅長楊德亮，騎兵團長馬戰文。

共匪竄入陝北後，收繳各縣團隊武器，未及一年，擴充數萬人，奄有陝甘邊境各縣。中央成立「西北剿匪司令部」於西安，胡宗南再奉令率第一軍全軍入甘剿匪，與匪軍連戰於水晶堡、甜水堡、同心城、山城堡各地，戰況激烈，斃匪萬餘，已在環縣一帶形成合圍。而駐固原一帶的東北軍王以哲部，竟與匪通聲氣，洩我軍情，以致七十八師廖旅受到損失，正調整部署間，突接副總司令張學良電令，所有剿匪部隊就地停止，殘匪乃得從容逃遁。

西安事變發生，胡宗南奉何應欽及顧祝同長官之命，統一指揮在甘省的中央部隊（各部隊已先公推擁戴），迅速東聞，監視叛軍，並與潼關西進之師，對西安形成大包圍，他並與黃埔同學二百餘人通電討逆，警告張學良、楊虎城，而有助於事變的順利解決。

旋奉命移守楊行至羅店一線，再移劉行，苦戰半月之久，犧牲慘烈。才奉調崑山整補，獲陝西補充兵二千一百人，實力乃漸恢復。

中旬，第一軍擴編為第十七軍團，胡宗南升任軍團長。十月上旬，再守大場，並增援蘆漢濱，原令守七天。他率殘部與新補之兵，鑑於我軍裝備遠敵軍為差，遇上地勢低下多水，工事頗難完固，官兵僅憑血肉之軀，與敵軍搏鬥。幸而所部在徐州經過訓練，比較堅強。於是，他以辛勞而卓越的指揮，與士兵共患難同甘苦的作法，並請求黃杰稅警團的八一迫砲支助，以為補救。他冒敵軍猛烈砲火，日夜在戰場指揮巡邏從未離去。因此，官兵感奮，竟能堅守四十二天。後來

久，嘗以未能參與「一二八」淞滬及長城之戰為憾。至徐州後，官兵聞聽日本侵華種種暴行，頗為憤慨。胡宗南以為中日終必一戰，而所部連年剿匪，尚無對日作戰的經驗，於是舉辦「軍官短期訓練班」，聘請陸大教官、步校教官多人，担任教導。官兵上自旅長下至軍士，均參加編隊，實施戰術，與戰鬥研練，以團對抗的實兵演習，作對日作戰的準備。

「八一三」滬戰既起，胡宗南奉命率第一軍參戰，九月二日以後，全軍投入寶山之戰，在毫無工事掩蔽之下，遭敵軍陸砲與飛機轟炸，苦戰五晝夜，陣亡團長二人。

旋奉命移守楊行至羅店一線，再移劉行，苦戰半月之久，犧牲慘烈。才奉調崑山整補，獲陝西補充兵二千一百人，實力乃漸恢復。

民國廿六年四月，胡部奉命東移，除西北補充旅仍駐蘭州外，全軍抵達徐州。兼負津浦、隴

淞滬三月血戰 收容有志

青年

蘇州河之役，雖左右翼友軍已退，而第一軍兩師陣地，仍屹立未動，且尚分兵攔截，阻敵強渡，以待援軍之至。

戰後，白崇禧總指揮向第三戰區司令長官表示「桂軍十個師只打一天，只有第一軍能打，該軍兩個師陣地，始終不動。」

上海之戰，他率十六個團，苦戰三月餘，補充數次，營團長以上負傷，前仆後繼，多至一百數十人，連排長幾無倖存者。

十一月十六日，撤至無錫，再補新兵一團。又與緊追而來的敵軍苦戰三晝夜，才阻止了敵軍的前進。廿日，奉命渡江赴揚州整理，再補新兵三團。

十二日南京棄守，他奉命赴滁州佈防，再在白米山擊退來犯敵軍，暫保淮南安全。當月下旬，奉命西進，乃經壽州、阜陽、固始、潢川、信陽入陝。

先是，胡宗南素來愛護青年，深念陷區青年，決不願從敵從共，但因交通險阻，亦有報國無路之苦。於是，他乃電邀湖南青年陳大勳等到上海，囑彼等負責組織戰地青年。

民國廿五年他駐軍長沙時，湖南教育廳長朱經農，曾介紹各校有領導才能的優秀青年江國棟、彭書隱等十餘人給他。抗戰既起，他乃招他們

到上海，動員上海、蘇州一帶青年與童子軍，成立「抗日宣傳隊」，展開活動。大軍撤退時，隨軍行動。

在滁州時，又收容當地青年，組織「隨軍服

「教員趙觀濤所率領的四百餘人，以及安徽童子軍教練官徐康民率領的流亡學生五百餘人。」

再，陳大勳等在湖南也組織一個二百餘人的「青年服務團」，為陳和洪同、李芳蘭等率領；

在預備第七師師長曹日暉的協助下，開往信陽，與十七軍團會合。

胡宗南特別優容這些青年，讓他們隨軍入陝，成為次年成立「軍分校」與「戰幹團」的基礎

。成爲次年成立「軍分校」與「戰幹團」的基礎

鞏固關中 培訓幹部

中央令胡宗南率部入陝，是有其深遠打算的

。自滻戰後，軍中無線電通訊人員頗爲缺乏，他命兼任無線電管理主任的王微，在鳳翔設班訓練。

因為陝西、甘肅，居川蜀上游，第十戰區部隊皆係新編成者，戰力薄弱。如敵軍自山西竄入關中，共黨居心叵測，乘虛南下，皆足以動搖抗戰基礎。而胡宗南久駐秦隴，各方仰戴，尤爲共黨所長憚，人地最宜。所以才令他率部移駐關中，固守河防，兼顧晉關，屏蔽川蜀。

他率第一軍及胡長青、胡受謙兩補充團入陝，組織十七軍團部，辭去第一軍長兼職，（由第

一師長李鐵軍升任）積極從事整補訓練工作，不但爲十七軍團，而且也爲整個大局，未雨綢繆。

自淞滬抗日戰爭，軍中幹部犧牲極大，他感念抗戰將成爲長期戰爭，必需繼續不斷培育大量軍政幹部，以資補充。於是，他請准蔣委員長，在西安成立「中央軍校第七分校」，先借鳳翔師

人爲學生，編爲十五期的一總隊，旋再奉命接收康澤在王曲所辦的「特種訓練班」以及顧希平在終南山麓的「江蘇抗日青年」，編爲「十五期第二總隊」；同時在冀魯豫等地招錄陝區學生數千名，編爲「十五期三、四、五總隊」。

「中央軍校校務委員會」聘他爲第七分校主任，顧希平爲副主任，曾擴情爲政治部主任（後

爲王超凡）他遂經常駐宿王曲興隆鎮，主持校務

。自滻戰後，軍中無線電通訊人員頗爲缺乏，他命兼任無線電管理主任的王微，在鳳翔設班訓練。

自滻戰後，軍中無線電通訊人員頗爲缺乏，他命兼任無線電管理主任的王微，在鳳翔設班訓練。

工作幹部訓練第四團」——簡稱「戰幹團」——男女兼收。勸導被誘赴「抗日大學」的青年，入班訓練，走入正途，蔚爲國用。後來並訓練地方幹部。凡軍隊政工幹部大多由他們擔任。

「戰幹團」請蔣委員長兼任團長，蔣鼎文兼任副團長，胡宗南兼教育長，周士冕爲副教育長，負實際責任。王大中任政治部主任，教官多爲績學知名之士，多爲嚮慕胡宗南的德業，自願投効，參加抗戰行動。

另一方面，秦隴既爲川蜀屏障，而甘、寧、青各省，種族複雜，政情特殊，軍政幹部大多

培養才，殊少接受主義教育的機會。胡宗南乃藉合甘肅省主席朱紹良，呈准在蘭州成立「西北幹部訓練團」，察、綏也納入範圍，一面調訓原有

幹部，一面訓練優秀青年，預備各軍政幹部。

該團也請蔣委員長兼團長，朱紹良兼任主任，

馬鴻達、馬步芳兼任副主任，胡宗南兼教育長，負實際責任，（旋荐顧希平繼任爲教育長），盡心

部訓練，協調名族意見，演繹主義與政府戰時政策

，並以團結愛護邊疆民族爲訓練要點之一。自此

心。胡宗南爲培養游擊戰術幹部，俾使領導游擊

部隊，配合正規軍作戰，乃呈准在西安以南七十

里處的翠華山太乙宮，成立「西北游擊幹部訓練團」，報請蔣委員長兼主任，白崇禧、徐永昌爲

副主任，蔣鼎文爲教育長，胡宗南副之；湯恩伯

爲總教官。每期訓練六個月，學員先由豫、陝部

隊選送，然後再及綏、察、甘、寧各省。（該班

共辦十二期，民國卅四年結束，部份官兵，併入

第七分校）

（二）南宗胡人軍範模

（三）南宗胡人軍範模

（四）南宗胡人軍範模

（五）南宗胡人軍範模

（六）南宗胡人軍範模

（七）南宗胡人軍範模

（八）南宗胡人軍範模

（九）南宗胡人軍範模

（十）南宗胡人軍範模

（十一）南宗胡人軍範模

（十二）南宗胡人軍範模

（十三）南宗胡人軍範模

（十四）南宗胡人軍範模

（十五）南宗胡人軍範模

（十六）南宗胡人軍範模

（十七）南宗胡人軍範模

（十八）南宗胡人軍範模

（十九）南宗胡人軍範模

（二十）南宗胡人軍範模

（二十一）南宗胡人軍範模

（二十二）南宗胡人軍範模

（二十三）南宗胡人軍範模

（二十四）南宗胡人軍範模

（二十五）南宗胡人軍範模

（二十六）南宗胡人軍範模

（二十七）南宗胡人軍範模

（二十八）南宗胡人軍範模

（二十九）南宗胡人軍範模

（三十）南宗胡人軍範模

（三十一）南宗胡人軍範模

（三十二）南宗胡人軍範模

（三十三）南宗胡人軍範模

（三十四）南宗胡人軍範模

（三十五）南宗胡人軍範模

（三十六）南宗胡人軍範模

（三十七）南宗胡人軍範模

（三十八）南宗胡人軍範模

（三十九）南宗胡人軍範模

（四十）南宗胡人軍範模

（四十一）南宗胡人軍範模

（四十二）南宗胡人軍範模

（四十三）南宗胡人軍範模

（四十四）南宗胡人軍範模

（四十五）南宗胡人軍範模

（四十六）南宗胡人軍範模

（四十七）南宗胡人軍範模

（四十八）南宗胡人軍範模

（四十九）南宗胡人軍範模

（五十）南宗胡人軍範模

（五十一）南宗胡人軍範模

（五十二）南宗胡人軍範模

（五十三）南宗胡人軍範模

（五十四）南宗胡人軍範模

（五十五）南宗胡人軍範模

（五十六）南宗胡人軍範模

（五十七）南宗胡人軍範模

（五十八）南宗胡人軍範模

（五十九）南宗胡人軍範模

（六十）南宗胡人軍範模

（六十一）南宗胡人軍範模

（六十二）南宗胡人軍範模

（六十三）南宗胡人軍範模

（六十四）南宗胡人軍範模

（六十五）南宗胡人軍範模

（六十六）南宗胡人軍範模

（六十七）南宗胡人軍範模

（六十八）南宗胡人軍範模

（六十九）南宗胡人軍範模

（七十）南宗胡人軍範模

（七十一）南宗胡人軍範模

（七十二）南宗胡人軍範模

（七十三）南宗胡人軍範模

（七十四）南宗胡人軍範模

（七十五）南宗胡人軍範模

（七十六）南宗胡人軍範模

（七十七）南宗胡人軍範模

（七十八）南宗胡人軍範模

（七十九）南宗胡人軍範模

（八十）南宗胡人軍範模

（八十一）南宗胡人軍範模

（八十二）南宗胡人軍範模

（八十三）南宗胡人軍範模

（八十四）南宗胡人軍範模

（八十五）南宗胡人軍範模

（八十六）南宗胡人軍範模

（八十七）南宗胡人軍範模

（八十八）南宗胡人軍範模

（八十九）南宗胡人軍範模

（九十）南宗胡人軍範模

（九十一）南宗胡人軍範模

（九十二）南宗胡人軍範模

（九十三）南宗胡人軍範模

（九十四）南宗胡人軍範模

（九十五）南宗胡人軍範模

（九十六）南宗胡人軍範模

（九十七）南宗胡人軍範模

（九十八）南宗胡人軍範模

（九十九）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一）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二）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三）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四）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六）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七）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八）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九）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二十）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二十一）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二十二）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二十三）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二十四）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二十五）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二十六）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二十七）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二十八）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二十九）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三十）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三十一）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三十二）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三十三）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三十四）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三十五）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三十六）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三十七）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三十八）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三十九）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四十）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四十一）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四十二）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四十三）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四十四）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四十五）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四十六）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四十七）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四十八）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四十九）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一）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二）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三）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四）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五）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六）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七）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八）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九）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六十）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一）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二）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三）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四）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五）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六）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七）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八）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九）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六十）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一）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二）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三）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四）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五）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六）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七）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八）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九）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六十）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一）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二）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三）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四）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五）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六）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七）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八）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九）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六十）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一）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二）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三）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四）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五）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六）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七）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八）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九）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六十）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一）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二）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三）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四）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五）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六）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七）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八）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九）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六十）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一）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二）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三）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四）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五）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六）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七）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八）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九）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六十）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一）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二）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三）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四）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五）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六）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七）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八）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九）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六十）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一）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二）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三）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四）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五）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六）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七）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八）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九）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六十）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一）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二）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三）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四）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五）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六）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七）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八）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九）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六十）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一）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二）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三）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四）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五）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六）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七）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八）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九）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六十）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一）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二）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三）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四）南宗胡人軍範模

（一百五十五）南宗胡人